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辨疑卷十一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四書辨疑卷十

元 陳天祥 撰

孟子

公孫丑上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註曰孟子言也

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句皆孟子之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行字無疑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註闕

攺字學者各以意説未有定論攺攺變也盖言田野開闢民人生聚與夏后殷周盛時無異地今不攺變三代盛時之開闢民今不攺變三代盛時之生聚也

速於置郵而傳命〇註置驛也郵馹也

篇韻諸説驛皆訓驛馬馹皆訓驛傳驛馬驛傳義本不殊驛傳亦驛馬也今以置為驛郵為馹置郵二字皆為驛馬置郵傳命乃是驛馬驛馬傳命不成文理況玉篇网部諸字凡從四者皆是止而不動之義與

驛馹等字從馬而義主馳驅者不同南北玉篇江南

廣韻置字止訓安置設立嘗見漢書中有訓驛處然

於事多難合中原廣韻韻略與毛晃韻畧俱無訓驛

盖以漢書為據也毛晃云漢書烏孫傳有便宜因騎

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此以騎置二字一家說

為驛馬義已不明又國家設置驛馬通報遠近事情

邊方奏事理合乗騎何必更言因驛馬以聞邪觀因

字之意若指朝廷使者而言有便宜因其使者以聞

於上則可説也然以騎置為使者稱呼亦無可據不知何謂毛氏又釋傳字云古者以車駕馬乗詣京師謂之傳車又云凡四馬髙足者為置傳中足者為馳傳下足者為乗傳此盖以置傳為驛傳意又指置為驛也夫所謂驛傳者乃其驛馬傳車諸傳之總稱也今單指置傳為驛傳其言馳傳乗傳者遂不謂之驛傳乎以此觀毛氏所引諸置字義皆不安况置郵之置既有郵字相配為言與漢書中置字又難同論惟

從玉篇及江南廣韻之訓為是郵字又未嘗有訓馹者字既從邑乃其停止人之處所也江南廣韻中原韻畧皆訓境上舍中原廣韻毛晃韻畧南北玉篇皆訓境上行書舍此訓為近郵只是傳舍廣韻釋傳字云驛馬曰傳此以郵為驛傳之舍也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遞之舍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際至曾三十里置一馬鋪急遞鋪大槩十里一鋪為常道路相望通謂之郵亭然急遞鋪始於近代

孟子時猶未有也速於置郵而傳命置止是設置郵乃傳舍驛郵也蓋言德之流行速於設置驛郵以傳朝廷之命令也

我四十不動心○註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果如此說聖賢之不動心必須四十然後能之顏淵猶爲未能也告子之不動心既先於孟子則是在四十以前此又當作何說也四十彊而仕止是言其年

方彊壯可以入仕之時耳道明德立能不動心非皆必在此時也孔子自言三十而立乃是心已立定不動之道已了非直事事不惑然後為不動也我四十不動心本言自己實然之事非指年例而言也此句

經文本不須用註

不動心有道乎〇註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孟子言不動心自有許多話說非只心有主三字能盡況人心所主有善有不善若其心主於不善豈有

不動之理此處止是公孫丑所問之言說者但當解其本文不動心之道且合儘與孟子說

孟施舍○註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

此說本因舍豈能為必勝之語單稱舍字故以施為發語聲也然於姓與名中間插一字為發語聲不成語矣語錄指舟之僑孟之反尹公之他之之字為例亦恐未當近世如顏之推宋之問之徒用之字為名為字者多矣之僑之反之類正與此同之雖助辭亦

不可於姓名中間作發語讀况施字乎惟以施舍為名則不牽強舍豈能為必勝哉舍字上本合有施字盖傳寫之脫漏也

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註惴恐懼之也

舊註觧惴為小懼今言恐懼之皆未免為牽強詩云惴惴其慄惴止是畏懼之意準此解為雖褐寛博吾不畏焉亦不可通王滹南謂不字有誤予因疑為亦字盖言自反而不直雖褐寛博吾亦畏之也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〇註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不得不得於理也言有所不達心有所不安是皆不得理而然也舍置不達之言正是心從理之功力制不安之心正是氣為助之驗舍置便是心力制便是氣不求理於心豈能舍置不求助於氣如何力制既言舍置其言却說不必求其理於心既言力制其心

却說不必求其助於氣豈不悖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謂言有不得於理事已發見於外不可求其理於心改其已然之失改則動其心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蓋謂心有不得於理事未發見於外不可求其助於氣成其未然之非成則亦動其心矣告子之不動心用此道也故孟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而不助成心之非可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不改其言之失不可也心之非不可助言之失必當改心與言

皆合義然後可以不動矣

夫志至焉氣次焉○註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

此以至為極就其極字為說也然極字地位非志之所宜居也志雖氣之將帥義又志之君主也若志不遵義自處其極出入專恣帥氣而行未有所行不亂能使其心自然不動者也至字止當訓至到之至南

軒曰志之所至氣次之而至此說為當

持其志無暴其氣○註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盖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註文只是朦朧說過終未嘗明其如何為持其志如何為無暴其氣中間節制其宜者果何物也夫志不當使之自專以妄動遵義而動皆合宜是之謂持其志也氣不可使之自恣而妄發循理而發皆中節是

之謂無暴其氣也節制者惟義而已此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註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壹雖訓專乃專輒自用之意動者鼿硊不安之意蓋

志與氣皆不可自有所專俱當聽命於義志則秉義命以帥其氣氣則承志之所至次之以接於物則内外相應發皆中節各不違宜無所虧失故氣充而無餒心安而不動也若志不遵義而專壹自恣所行既亂氣必不得自寧氣不循理而專壹自恣所行既亂志亦不能自靖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至於顛蹶趨走之際氣又非專在是也正由素無所養不能順序循理而輕率妄發故其舉錯失常以至於

此既已顛躓其氣愈亂氣亂則心自不安也

我知言○註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雖能究知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而於己之行事却不相關未見心之不動之理蓋知言者知其言之詖淫邪遁之病不使有之於己則言公事直心無愧作而不動矣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註配者合而有助之

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言人能養成此
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
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則亦
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浩然之氣集義所生須有是義則有是氣若無是義
則無是氣但見氣須以義為主未見義須以氣為助
配有助之意此過論也所謂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
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

有為者此論窒礙尤多果無氣則其義已不存如何所為却出於道義所為果出於道義則其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又豈有疑懼不足有為者哉一時所為暫行遽止有始無終止是專以顧護私欲而已便謂出於道義恐亦未當夫道本無物可指統而言之乃其事物相交所由道路之總稱義乃道中之物也分而言之事事物物各有其道義亦自有義之道若以道義兼言則可義與道對言則不可經言配義與

道與字界在義道之間乃是配義而又配道義與道何可分邪註文分義為人心之裁制分道為天理之自然此又不察義亦無非天理之自然與道亦無可分之理也然其氣合乎道義之一句中撤去與字不用而以義道兼言亦由見與字有窒故也又觀前後經文前言以直養而無害後言是集義所生皆說以義養氣之事惟此中間一節却說氣助義道與前後意義亦不相合配止當訓合與當作為其為氣也配

義為道無是餒也如此讀之義乃可通恐經文與字

為誤不然終無可通之理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必有事焉而

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

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

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

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

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

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若依近世之說改心字屬上文勿正心三字不成文理王濬南曰或以心字屬上句或以屬下句以文勢觀之語皆不安中間或有脫誤未可為斷然之說也

此論甚善勿正勿忘之間難容更有心字勿忘上只當有一亦字心字蓋亦字之誤註文解正字為預期語録曰正則有所待蓋必之之意既以正為期待又以期待為必之之意遷就甚矣必期二字義實不同

必是必定不移之意期是期望未定之意如言期於必取期於必得須有必字乃為定意單用期字與必同說非也戰不正勝若解為戰不期勝連春秋傳也說不通正勝乃必勝之意如楚子玉所謂今日必無晉矣者是也不正勝者謂其不可有準定必勝之意也至於期望之心何可無也孔子行三軍亦必好謀而成者是與未嘗不望有成也由是言之以正為期誤亦明矣註又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乃是專為

養氣而集義也君子行義知此義為己所當為而為之日往月來義乃自集以漸至於事皆合宜則俯仰無所愧怍浩然之氣自成義不可有意於集氣不可專意於養惟能真實行義則義自有集氣自有養是之謂善養氣者也彼專為養氣而集義者其心本不在義特欲假此義為養氣之資所集之義非真實之義也義既無實氣亦豈能浩然哉又解勿正為勿預期其效正不可為期辨已在前既以集義為事卻不

期望其成效世間豈有為其事而不望其事之成者乎又解勿忘為勿忘其所有事勿助長為不可作為不知所有事果是何事作為果是如何作為皆不可曉必有事焉而勿正亦勿忘勿助長也者事指義所成之事功而言蓋言行義則必有所成之事功在焉然其心當正在行義不可正在事功亦不可忘此事功於氣無所顧藉又不可欲其事功之速成急假無實之義以張其氣如助苗之長也義根本也氣枝葉

也義實則氣充義虛則氣餒假虛義以張其氣是猶拔根本以長枝葉也根本拔則枝葉槁矣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予嘗推衍此論義極該廣非但養氣而已凡其已所當為之善為之於已皆有及物之事功隨之明明德則有新民之事功隨之正心修身則有治國平天下之事功隨之然其心當正在明已明德正心修身不當正在新民治國平天下之事功亦不當忘此事功而無及物之心也正便有助長之

意勿正則自不至於助長矣前古聖賢凡說道義必與成物之事功兼言君子篤於親其下便説民興於仁慎終追遠其下便說民德歸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其下便說天下平如此之類不能徧舉其心雖不正在事功亦未嘗忘其事功也董仲舒言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乃勿正而忘之也惟孟子勿正勿忘之言妙盡其理非後人所能及也此一節與上段文不相接必有事焉上疑有脫簡今不可考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註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

孟子本言我知言非謂我能言也今因我知言之一語遂以為兼言語而有之非也此段疑有闕文不可

强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註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

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若言所生之物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則犬豕馬牛虎狼蛇蠍皆當有不忍之心此物何嘗有此哉孟子止言人能如此非謂物物皆然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下文既有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之說註文於此未宜多論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註惻隠羞惡辭讓是非

情也仁義禮智性也

端端緒也絲之端緒即絲也麻之端緒即麻也仁之

端便是仁義之端便是義今乃分仁義禮智為性分

仁義禮智之端惻隠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情豈有

一體而為兩物者哉語録論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與此說互相首尾亦以四端為情又說情既發則

有善不善盖不知惻隠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未嘗涉

於不善也情有善不善若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而言則可歸之四端則不可四端本只是仁義禮智不可別指為情也後篇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有此明文豈容別議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註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莫之禦三字註文無明說禦止遏之也蓋言為仁由

已莫之或有止遏之者而自不為之是不智也此與

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語意相類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註與猶許也助也

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

此說過於用巧而失之狹其功止可及於知識之間

而已不識不知者所遺多矣恐非孟子賛稱舜德之

本指也若只言與人同為善則理平意足氣象又廣

大亦甚自然夫與人同為善誠難事也苟非大中至

正之人莫有能者竊嘗驗之天下之人見人有技娼嫉憎惡違之使不通擠之使不保如此以便己私者比比皆然誠能克去己私以至公無我為心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夫然後可以與人同為善矣視其規規然取彼之善為之於己以勸彼善者相去豈不甚遠哉南軒曰取諸人是與人同為善也此最本分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註闕

孟子曰衍文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〇註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近世以時日支干湊為動作吉凶之説者不可勝數皆上古所未有也以此為天時恐非賢哲所宜談者至若彼邦離叛此國輯睦彼歳饑饉此年豐熟彼軍疾疫此衆康寧又如舟師遇春水騎兵得秋風涉險

而無雨雪襲擊而逢陰晦敵國之所謂天時者皆此類也南軒曰用兵乘機得其時也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註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曠日持久乃是地利之功不可與四面攻圍一衮解為天時之善也說者宜云四面攻圍必有值天時之善者然而曠日持久師老卒惰而不能勝者由其城

池險固易守難攻是為天時不如地利也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註域界限也

註與經文通讀則是界限民不以封疆之界界字重複不成文理域與下句固字威字相對為文皆是動作從巳字樣域惟訓處為是蓋言聚處其民不必以封疆之界限禁之也

是或一道也○註是或别有一種道理

是或别有一種道理此是猜想揣度之言曾子既言

我以吾仁我以吾義則所指之道亦已明矣孟子之言不應如此猜度也蓋言曾子所言非不義也今我此事亦或與曾子所言同是一箇道理也故繼言天下有達尊三蓋以齊王之爵比晉楚之富貴已之齒德比曾子之仁義所以明其一道之無異也或者謙遜之意蓋不欲直比曾子也

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註去之殺之也

若以殺之爲問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乃是指孔距心亦可殺之也孟子之言何其疎戇如是邪前篇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去與殺自有分別去之止是逐去不用非殺之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註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不得之意止是謂其無財非有關於法制也經既明

言自天子達於庶人豈有不當得之法制哉註文為見兩言不可以為恱疑其重複故以法制之說與無財分之為二也試於常話中體認語意類此者每每有之雖兩言之而無財一句乃是故重前句自解其不得之由耳先言不得不可以為恱後乃再言只是無財故不可以為恱也後又總言得之為有財則其自解不得之意止在於無財豈不甚明不可於經文之外增加法制為說也註又解得之為有財引或曰

之說改為字為而字讀經文為得之而有財則益牽强不成文理矣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註比必二反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棺槨為死者護其肌膚雖愚夫愚婦共皆知之孟子何必諄諄言此邪充虞本以木若以美然為問孟子所答之言必須說出棺槨敦厚欲其耐久不致速有

朽壞之意則與元問相合而註文但說設置棺槨之常意於木之美惡厚薄略不相關則是未嘗答其所問也是豈經之本意哉舊說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無令土親膚南軒曰比及其化不使土親其膚二家之解雖其文有小異大意則同皆以比為比及化為變化其理誠是然於上下之文猶未盡通也且姑且也者字乃普該衆人之辭蓋言七寸棺槨自古以來人皆用之雖共知其親之體終皆不免朽壞且於

比變化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為子之心誰獨無

此快悦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註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人有吝物之心亦皆止是為已今言為天下愛惜此物不知持此物於天下與誰也又況一人送終之物大都幾何而為天下愛惜邪奪之於其親施之於天下不惟君子不為雖小人亦無此事不以天下儉其

親蓋言君子作事立法不欲使天下之人偷薄於其親也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註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從仕為官也士乃未為官者也解士為從仕之人誤矣經中觀亦字文勢仕士本是一箇字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註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蓋

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

舊註以季孫子叔為孟子弟子季孫不喜孟子之意故言異哉子叔亦疑之今以子叔疑三字為一人亦無考據子叔疑既已不用却得使其子與弟並為卿相此又不可曉也大抵此章自季孫曰之下文多未詳不可强解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註泄柳

申詳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茍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義不茍容者道合則留不合則去二子在魯君則不顧於已已則盼盼然望人於君之左右維持調護求區區一身之安此非茍容而何此段經文本與上文繆公尊禮子思之說相對為言上文註云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伺候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此說誠是所謂伺候者伺候子思之顏情也準此

以解本段之義泄柳申詳亦是常使人候伺繆公顏情道達誠意於其側以安其身也然則人君以此禮賢則可人臣以此事君則不可註文亦是見此一節義有不安故宛轉其意特加賢者二字指君側之人為賢人以成二子義不苟容之說然經中本無賢字意脉彼其在君之側候伺顏情道達人之誠意通布腹心者盖亦只是左右親信與人媒合就事之人非皆可謂賢者也夫中正特立之士雖因賢者薦達至於

行事之際可否進退有義存焉亦不直須常有賢者維持調護恃以為安也況泄柳又非中行之士推閉門不内之心乃其狷介之有甚焉者也君自造門欲就見之猶不可得豈有望其君側之人維持調護之理又以一章之文勢言之至其結意處止言慮而不及子思於泄柳申詳未嘗再有干涉亦難通解竊嘗撤去泄柳以下十七字讀之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如

此則語意通順而無疐礙十七字義實未詳

王庶幾改之○註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孟子去齊蓋為道之不行非由一二事偶不如意悻

悻然去之也若專望齊王止改一事意亦狹矣王庶

幾改之者普言王之素習果能悛改而有自新之志

猶可足用為善也其所責望於王者大矣不可單指

一事而言也

王由足用為善○註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

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

直告不隱固為朴實只朴實亦恐未至於足用為善也況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有因不得已而言者有因慚怒而言者意皆自謂不能行先王之道此不幾於自暴自棄乎指此為足用為善義無可取孟子乎昔許齊宣王之意惟在不殺觳觫之牛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是也足用為善意正在此非指朴實

而言也

吾何為不豫哉○註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

上文彼一時此一時之語正是自明其不豫之心在此時不得不有也今言實未嘗不豫於經文前後意已差別而註文兩句又自有窒果以實未嘗不豫為真則其雖若有不豫然者為假矣假者固不必論而真者於理亦非也見天下無有治期生民困於虐政

而恬然不以為意仁人之心固如是乎觀孟子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言乃是憂先王之道不行生民之困無已不豫之心蓋為此也吾何為不豫哉為當讀為去聲言我之不豫正為此耳我為何事不豫哉言其非為已也

四書辨疑卷十

四書辨疑卷十一

元　陳天祥　撰

孟子

滕文公上

周公豈欺我哉○註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文王大聖人古今皆師宗之以公明儀之賢豈不知此何須直至聞周公之言方才亦以文王為必可師

也歷觀成覸顏淵之言皆是勇於為善當仁不讓之義至公明儀則誦周公稱文王我師之言歎周公之不我欺不惟無甚意味與前二家氣象亦不同矣文王我師也此本公明儀之言歎猶輕易也蓋言文王我既所師不遠其道雖周公亦豈能輕易我哉則與我丈夫予何人之意氣相類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註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

之以告其門人歟

曾子便曾誦之以告門人所誦者亦只是孔子之言終不可以曾子曰為是也曾子曰與孔子曰只爭一字之差曾字本是孔字盖後人傳寫之誤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註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

宗枝宗派宗屬宗人皆同姓稱呼之常語如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晉吾宗也宗婦覿用幣之類皆其同姓

稱宗之明例滕謂魯為宗國亦此例也兄弟宗之之說似為過論

曰吾有所受之也○註蓋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

註文猶以此句為父兄百官之言也若準此說當須刪去吾字上曰字下句謂字上却添世子二字然後可通不然則曰與前曰字重複謂然友之語又與上文相混不知何人所言前後交互不可曉矣觀其文

勢彼父兄百官之言至喪祭從先祖句終盡矣自曰吾字以下皆世子之言故謂吾字上不須再稱世子也吾有所受之也此世子答衆人之語也所受有受於孟子也旣答之又謂然友使復之鄒以問孟子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註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

註文不明所謂其意者恐是指父兄百官之意也敘此以解下句乃是文公自謂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也

若此者豈非陰從百官以阻孟子之意乎孟子素知言宜當察見此心已入於自暴自棄之境雖不答所問可也今乃諄諄然加意以告之乃是知文公有志於肯為可與言而言之也蓋不我足者以我為不足也父兄百官以我馳馬試劍素無謹行不足以遵守禮制彼皆為此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也使然友以此往問者蓋欲孟子知其衆所沮撓之本情然後有以處之也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註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註文所疑者兩事一疑有闕一疑有誤謂有誤者為是經中可字有窒或曰之說易可為皆此甚有理然又改知字為平聲却為未當知字既為平聲而在一句之末其下別無字意可說百官族人皆謂曰知不知知為知甚也皆謂世子知禮禮字乃贅文耳知止當音智世子排衆議以遵孟子之言守先王之禮確

乎其不可拔苟非智識高遠者定不能也百官族人皆謂曰智前後義皆通貫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註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又云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

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此說既多與經相違又多自相窒礙若商人始為井田之制則夏后氏未有井田也田既不井不知貢法如何分畫商人井田之制既已備說在前繼而却言商制不可考前言惟助法乃是九一後說周制為十一分取一竊料商制亦當似此所言前後不一除貢

法之外皆與什一之數各不相合論語集註觧盍徹乎言周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亦與此周制十一分取一之説不同助法九一之説想亦别無所據盖指後文請野九一而助為言予於此句竊有疑焉孟子果謂殷制為九一與其皆什一之説豈不自相乖異邪當時必是見其事有未能驟改者故有此請盖一時之權宜非殷人之舊制也大抵三代田制既無明文可考其詳不可得知孟子既言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則是當時周制已不能盡得其詳今又經隔一千七八百年而欲備舉周代以前殷夏之制亦徒勞耳說者但當合其經文什一之數而已南軒曰夏商周皆以什一葢五十畝者以五畝為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為助百畝者以十畝為徹此說本分

使民盻盻然○註盻五禮切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切者非盻恨視也

註文於此段經中止是零說字義未嘗通解所言事

理不知盻字之恨視果主何意恨視何人也盻有數音陸德明引說文音五禮切南北玉篇皆下計吾計二切江南廣韻胡計五計匹莧三切中原廣韻五啓胡計五計普患四切韻略無此字毛晃韻略二音其一胡計切訓恨視其一匹襇切與普莧匹莧普患切者皆同音盻毛氏又與盼字同訓顧視又釋為勞苦不休息貌仍引孟子此語為據讀孟子者惟凖此說讀盻字與盼同音義乃通順盻乃盻望也言其民於

力作勞苦之間盻盻然望其所獲將至終歲勤動竟不得以養其父母也

又稱貸而益之○註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

若謂舉借於人以足取盈之數經文止可言又稱貸而足之益與足義實不同益謂增其餘足謂補其闕今以益之為足其取盈之數於文已有如此之差繼推經文前後所言之事理上文既言凶歲必取盈焉

使民不得以養其父母至此民又舉借以足取盈之數則是兩沓取盈義不可曉蓋稱謂假其名也貸謂借其賦也益謂增其數也言於常賦之外稱爲借貸重複取之也近代有以用度不足於此年賦稅既已征足又指下年者假稱借貸爲名以征取之又有別指名項借征於民如稅舟車間架之類及和雇和買竟不給價者凡如此者皆於常賦元額數外所增益者又稱貸而益之皆此類也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註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

註文蓋以惟新為文王所受有天下之天命惟新也若從此說則下文亦以新子之國乃是亦欲滕文公受天新命而有天下也孟子之言必不輕率如此新子之國一句之上明有子力行之四字蓋是勸文公力行仁政如制民恒產教以人倫之類用此道以新其國若事功獲成則天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命

人事未嘗相離今註文專言天命不及文王之德理有未盡詩之本意正是以天命與文王之德兼言周雖祖宗之舊邦至文王益修其德上天佑之治化大行民乃丕變凡其所成無非天命其命惟新蓋謂此也不直至於有天下始爲其命惟新也

使畢戰問井地○註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

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經無其文蓋億度也向者問

為國滕文公之親問也今者問井地乃是使人來問本非一時之事又前段答文公者乃是論其取於民之法制教民人倫之道此段答畢戰者止是說井地一事前後兩段事各不同此當自作一章正為首初無滕文公三字以故併而為一若以兩次與兩段之事證之三字乃脫漏無疑

聞君行仁政○註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

仁政非可枚舉豈止井地一事而已況滕文公雖嘗

使畢戰問其法於孟子然亦未聞實曾行之於其國也許行豈得探先借稱其美哉渠亦止是總指文公善迹而言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註闕

上言大人下言小民文辭不順古註本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與小人對言是其本文今本民字為誤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註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賛美曾子之辭也

三語果為賛美曾子之辭則江字上當別有孟子發語之文然又不知所賛者為何事也若止為不可有若之一事亦不必推稱至此若謂通賛曾子之道德而孟子本說子貢諸人追仰孔子却忽然咸稱曾子之德美如此可謂語言失序矣況其所稱非孔子無以當之也由是言之只前說為是

蓋歸反蔂梩而掩之○註反覆也蔂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

反字訓覆義便難解此段意有曲折若初見其尸即便掩覆宜曰掩覆而歸不當道歸而掩覆也經既先言歸後言反蔂梩反字乃齎廻蔂梩之謂也推其始末初亦只是偶然至其委尸之所蔂梩之器隨身必無既見其尸心始不安思欲掩之必須歸取其器齎之反至其處然後得以掩之也反蔂梩為齎廻蔂梩

亦較然矣

滕文公下

勇士不忘喪其元○註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勇士之志遇事即奮不止在於戰鬬也龍逢比干雖非戰鬬而死亦不可謂為非勇可以死而死皆為勇者之事不可單言戰鬬也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註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

也盖言二子阿諛茍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彼公孫衍張儀憑縱横之勢騁游說之辭想其精神氣槩如在眼前阿諛茍容非其類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此衍儀事狀之本真比之妾婦之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者氣象不同孟子荅景春子未知禮乎者此是鄙衍儀僭横無禮之主意盖人倫綱紀惟禮維持男為人臣女為人婦一不循理即為人道

中罪人尚何足稱故舉女子從夫之道以喻為臣之節言雖妾婦猶當以順為正不可違禮自恣而衍儀挾縱横之術脅制諸侯圖取一時富貴違禮犯義曾不如妾婦之以順為正非言如妾婦之阿諛苟容也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註饋食酒食之食音嗣食當音蝕音嗣非也論語中有辨然經中酒食之食字義不可通要其有食者奪之豈容饋食而有無食者哉葛伯所奪乃是擇其食有美味者奪之中原古

註本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肉字為是下文童子以黍肉餉是為明證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註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

張大其殺伐之功仁人之所不為非武王之光也以殺伐與湯爭雄長肆矜誇衒耀之言又為可鄙武王之心必不如此光字義本屬湯說在武王非也南軒

曰于湯有光云者言其相發揮云爾又諸家書解蘇氏以為湯伐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為之湯不愧矣呂氏曰武王體湯之心行湯之事所以有光於湯也蔡氏曰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巳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紂之舉豈不於湯有光也哉陳氏曰湯放桀以安民吾今亦伐紂以安民則於湯有光顯矣南軒諸人

意同其說皆是蓋武王遵湯所行而行則湯有光顯故言於湯有光非謂武王之光過於湯也然張字無明說却為未備張猶開張顯明之也蓋言我之誅伐所以張明其兇殘之罪也

曰攘其鄰之雞者○註攘物自來而取之也

物自來而取之攘字本無此訓經中亦無自來之意攘字止當訓竊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註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

通用

予謂上文邪說暴行又作此云有作恐皆有誤又與

有前後相易讀之於文為順

已頻顣○註已仲子也

已當作巳已與紀同音巳與以同音已巳止爭半畫

之異盖後人傳寫之差耳從巳字說觀其自仲子齊

之世家也以下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至此不當

又有巳字謂稱仲子也又巳頻顣亦不成文從巳字

說初見所饋生鵝固已頻顣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其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已字文亦自然

離婁上

而仁覆天下矣○註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廣矣

此章本言為政必須遵先王之法離婁之明公輸子

之巧師曠之聰皆譬喻比方之言非一章之本意也
今以耳目心思通言其用不窮仁之所被廣矣耳目
之力豈能仁覆天下哉目力繼之以規矩止能為方
圓耳力繼之以六律止能正五音仁覆天下止是言
其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所能非有關於
耳目之力也
言則非先王之道〇註非詆毀也
上註解泄泄為怠緩悦從之貌形容得不相匡正之

情狀本是初不言泄泄中有詆毀先王之意繼而解沓沓二字復為此說蓋不審沓沓即泄泄也前解泄泄為怠緩悅從之貌後解沓沓為詆毀先王之道一事而分兩意豈非誤邪又況以非為詆毀則意狹事偏若只解為是非之非則意廣事備言聚斂言奢靡言酒色言逸遊凡其所以懈怠其君心忽慢其王事者皆非先王之道非特詆毀而已也大抵泄泄沓沓皆不敬之貌怠緩悅從乃不敬之情也事君無義進

退無禮所言不由先王之道是皆不敬之大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孟子事君之敬也非與此非字義同南軒曰言非先王之道則是不稽古而汩於功利也此謂不稽古者是也汩於功利却是好大喜功而有作為之志與泄泄沓沓怠緩悦從者又不同矣

仁不可為衆也○註有仁者雖十萬之衆不能當之衆本無定數孔子之言亦非有指定幾萬之意十萬

蓋繼前億字而言然以文理觀之衆與億義不相干不可曲就其數衆只是人數衆多之謂為施為也遇至仁之君雖有衆不能施為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註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

註文散亂指說不知道為何道事為何事亦不見天

下自平之理讀之不可曉也盖孟子傷昏亂之世不知王道為治之本先王之教化不行故有此歎道治道也事亦為治之事也欲致天下之治其道在邇不在遠而於遠處求之其事在易不在難而於難處求之此古今之通患而世莫之悟也果能遵先王之道於心得躬行之餘以孝弟仁義教化其民使人人皆親其親長其長自無悖理亂倫無父無君之事而能上下安和故曰天下平也又各字之義亦似未安

各親其親乃是各親已家之親各長其長亦是各長已家之長親非他人所有以各為言理固不差長雖他人亦有之長之之道豈可無也如倍年以長父事之十年以長兄事之孔子之於鄉人杖者出斯出矣未嘗各長已家之長不長他人之長也天下有達尊三齒亦天下之通尊者楚人之長亦長之秦人之長亦長之但與長兄之長有差等耳非有截然各長之限也上下通言二各字皆不必用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註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

有天下皆尊之德無天下皆尊之齒太公見用於周年方八十歸周之初七十餘矣若以齒言亦未可比擬天下之父也況伯夷以孤竹國世子歸周又未必如太公之齒也以德言之故稱二老註文止可言德為天下所尊若衆父然不必言其齒也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註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

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開墾田疇分土授民皆王政之先務養民之良制今乃指為李悝盡地利商鞅開阡陌之術同類使與善戰連諸侯者相次伏罪豈不冤哉盖草萊指邊鄙荒廢之地而言辟草萊謂開拓邊疆也任土地謂務廣土地也侵奪鄰境盖已疆土以此加罪宜無辭矣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註言恐人之不順已

人被陵侮侵奪之際彊者必怒弱者必怨此人之常情必無順己之理智伯求地於韓魏二國隱忍而與之非其順也蓋欲長其侮奪之心構其禍將以報怨也南軒解順為遂曰惟恐不得順遂其侮奪之為也此為得之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註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其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引經以證註說嫂溺援之以手正為權而得中以手

援嫂果可以為禮乎聖人取稱錘稱物活無定體之象名權本以應變適宜為義故漢儒有反經合道之論近世儒者力排此說予於論語中已嘗辨之孟子於此固已分別男女授受不親為禮嫂溺援之以手為權於應變適宜反經合道之義豈不甚明註文亦當正程子權只是經之說云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其說誠是然亦但當歸之於一今言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却與權只是經

之說相合翻覆如此未敢從也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註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

註文以從權則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乃是以合經反道為權也既與前註稱錘之說不同又非漢儒所論反經合道之本意兩無可取夫嫂溺援之以手乃從權也外雖暫反授受不親之經內則主於救人一身之死孰謂從權則不可以守正道哉淳于髡亦欲孟

子內以守正為本外以從權應變不可膠之於一表裏專執古道而已其意不過如此先王之正道豈敢直以為不可守邪說者但云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如援嫂之溺從權以援之今夫子不援何也只如此說義自足矣刪去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一句則為無病又與權與經亦當有辨之意可以相應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註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

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

註於章首人字之下創添君用人之非五字與本經之義全差所言誤事不淺人君之用人行政乃國家大得失所關天下大利害所繫豈可置而不問哉為人臣者明知其君用人既非行政既失而曰此不足過謫此不足非間使大姦巨猾日前日進暴官汚吏日盛日繁庶政顛墜生民塗炭由由然坐視而已大

人之道不如是也繼此再解下句云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前後兩節意自相窒旣不過謫用人之非又不非閒行政之失於其君心如此不正處不格不知有大人之德者復欲格其君心中何者之不正也人君之職惟在愼擇宰相宰相擇用百官百官分行庶政由此觀之天下之治與不治繫在人君一心之正與不正之閒耳人君之心天下之本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大人如伊傅周召之爲

相未嘗不以格君心之非為其所先之切務也格正也格君心正其君心之不正也大人格君心之非其格之之道不在一一親身自為自其君為太子以至登極舉道德可尊者以為師賓擇梗正可嚴者使任諫諍左右前後皆置正人平居無事則經筵師臣講明道義考論古今資益其見聞輔養其德性不使非心有可萌之隙及其行有差失則臺諫諸官同心恊力隨事規戒期於一舉一言必出於正而後已此古制正君

之明法也經言人不足與謫非謂人君用人之非不足謫也言其不可專以過謫受官已用之人也政不足間非謂人君行政之失不足間也言其不可專以非間諸人已行之政也謂當端本清源務先正其君心之不正君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内外百官皆得其人天下無有不治也近代以來往往不先於本而齊其末内雖有憲臺察院外雖設廉訪採訪觀察按察之類專務彈劾姦惡糾按非違謫去一人十人復

至聞去一事十事復來捂其源而清其流不亦難乎

孟子言一正君而國定誠為萬世之格言也

政不足閒也○註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

中原古註本閒字上未嘗無與字盖南本傳寫之差

耳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註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

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盖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

無以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

其言也

語言易發而不堪取信者歷歷見之蓋亦習性既成不知有恥雖經累責而終身不改者多矣有責而後不敢百無一二然其不敢之情亦止是於責已者有畏於他人不敢者又鮮矣無與毋同責責望也蓋言輕易其言者所言必妄不可責望其實也論語言之不怍爲之也難兩經意同

四書辨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辨疑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四書辨疑卷十二

元　陳天祥　撰

孟子

離婁下

惠而不知為政○註惠謂私恩小利

經中無該私恩小利之文惠止當解為恩惠孔子稱子產其養民也惠謂有養民之實恩也詳此一事亦是偶見涉者之難不忍捨去故以乘輿濟之其心本

出於誠非有矯情飾詐故為私恩小利之意也惠而不知為政者言雖惠矣而不知其為政之大體也不知為政盖亦指此一事而言非通謂子產不知為政也

日亦不足矣○註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四境之内水為行人阻滯者亦不止此而已以一輿之力雖多與日數竟歲窮年以濟之亦無可足之理日亦不足尋常語話中如此用日字者多矣皆以日

為日日也欲其人人皆悅日日為之力亦不能足也

才也養不才○註足以有為之謂才

才有大小多寡之不齊不直至於大至於多始可為

才但有為者皆才也註文多却足以二字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註此亦有為而言

註文於不善之人未肯許其皆不當言也大意甚善

假如居言責之任見有大姦巨猾專横於當時蓋亦

不容不言也但當不得已而為之不當有好言之心

予謂言字上脫一好字不必說有為而言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註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

必期二字義實不同必是已定不移之意期是期望未定之意向於前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下既已辨之矣今又訓必為期不思甚矣所謂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者先字為贅經中止有不必二字相並為文訓必為期止是不期中間不當更有先字言行不

期於信果理誠未是君子欲有所言必先忖度其言可復然後出口言之此正言期於信也欲有所行亦先忖度其行可為然後決意行之此正行期於果也言不期信行不期果此何人哉言正要期信行正要期果但在審察義與不義不可有必之之意也而或不擇是非惟以信果為主義亦須信須果不義亦須信須果是之謂必大人則無如此必定之意惟其義之所在而以信果從之也必字不可別訓南軒曰言

固欲信行固欲果然有必之之意則非此說為是固欲便是期其下别有必字之義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註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此章可謂為學之指南也知約然後學為有用而註文指說未甚顯明不知指何者為約也聖人之教人也惟恐言之未詳義之未盡經書累積文翰汪洋所

載不勝其博矣然皆不出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其道則三綱五常而已是之謂約也反説約者引其博以明此道正心修身為之約守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又博約之捷説也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註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説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此章義本難通不可強解二或曰之說皆無可取既云疑有闕文則二說皆當削去以斷後人之疑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註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又曰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

禹湯文武道德渾全非各一事能盡今舉四事分配四聖人其事亦有各有者亦有通有者已不倫矣而周公所施又不止此四事而已不知如何或當時記

錄有差或後世所傳之誤不可考也姑置之以待高

識之士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註澤猶言

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楊氏

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註文說流風餘韻似謂澤為行迹名聞也楊氏說親

屬遺澤蓋謂澤為祖宗恩澤也一澤字分為兩說意

各不同父子相繼一世年無定數與三十年一世並言一世字亦分兩說而皆不知何者為是也楊氏以親屬服制解此一章大意誠是君子以官言小人以民言澤謂親屬義分也五世以五服言之也斬盡也五服之制無分貴賤卿大夫之親屬義分五世亦盡士庶人之親屬義分五世亦盡故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孟子言此蓋傷其骨肉親情之易及疎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註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

註言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聖人之澤尚存若依前註之說以澤為流風餘韻聖人之流風餘韻雖百千萬世不絶豈惟五世而已若依楊氏之說以澤為親屬遺澤孟子又非孔子之子孫與上文五世而斬

義皆不通此當自為一章首闕孟子曰字淑善也諸於也言我未得為孔子門徒我但聞孔子所傳之道私以其善達之於人也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註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取與死三者須其心之自肯然後得為既有自疑之

心則肯心已廢而三者皆不復可舉矣況人之所難莫難於死心在遲疑未定間豈有甘自捨生之理蓋傷廉傷惠傷勇皆敘後句可以無者之意為言有可以取者有可以無取者可以無取而取之是為傷廉於可以無取之下不必如此重言義自備矣如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後便敘母命之意為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後便敘多暴之意為說此皆捨前句而直敘後句之例但說後句

則前句之義自顯文勢然也與死二說亦同又其過不及之說義亦不安孟子本直論可與不可非但計校過與不及也且取多與多為過猶為有說死惟一死但有可不可而已死之過多恐無說也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註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

註文謂歷為更涉位為他人之位是也下言右師歷

已之位已歷右師之位與元說他人之位却不相關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乃是自離已位往就右師行處而與之言却言右師歷已之位不知當時孟子之位與右師行處果實各在何處而右師如何却來更涉已位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乃是已詣右師之位與右師言却言已歷右師之位不知更涉而過右師之位將復何往皆不可曉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本無難解之義不須枝蔓至此說者宜

云既不鄰位不當涉歷他人之位就人與言既不同階不當踰越隔庭之階就人相揖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註闕

三過其門而不入惟禹為然而孟子與稷同言正與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語意無異又如潤之以風雨風亦何嘗能潤沽酒市脯不食酒亦不可言食古人以類言者自有此體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註闕

中原古註本由已溺之也比今本有也字取下文由
已飢之也爲證則古註本爲是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註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
不敢受妻子之養
臣無可叛之君子無可離之父舜事瞽瞍雖屢遭捐
階覆井不測之危寧守死而不去誠無離之之理也
匡章僅能無世俗所指五不孝之名便謂已之所以

待父者為是父之所以待已者為非離而去之終身不養而又屏棄妻子已亦不受其養讎怨其父以至於此豈非不孝之大者乎孟子乃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又以語言宛轉周護之亦豈徒然也哉蓋欲漸摩誘化使之改過遷善而已學者於此宜深味之

萬章上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註胥相視也

解胥為相視帝將相視天下而遷之焉不成文理況

胥字未嘗有訓相視者胥止當訓相帝將相天下而

遷之焉亦不成語書傳中胥字解爲須者每每有之

史記趙奢謂許歷曰胥後令索隱曰胥須古人通用

必準此說以胥爲須義乃可通須必欲也帝將必欲

以天下遷之也舊註解胥爲須盖亦古人通用之義

也孫奭䟽云帝將須以天下遷之旣有此解不須別

論

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註言瞽瞍不能以

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

子學善道父亦改其素習之惡如此而見化於其子者屢嘗見之比於不得待以為子者道理相懸尚遠矣蓋瞽瞍平昔忍為於舜者無所不至一旦化皃悖為信順何哉蓋由知舜道德顯著而為天下歸仰亦謂非復向日之子不得以平昔待舜之心待之此之謂不得而子也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在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

藏之一字甚不情實禹益避其君之子與舜避堯子之心無以異也君之子果有道德能嗣父業使天下得被其澤此固舜禹益之所願也及見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之知其不克負荷民望在己所不得辭始以安天下為己任此舜禹之所以踐天子位焉者也益則君之子既克負荷己所得辭者也是

皆誠心任其自然之道而行深谷中藏不知藏甚若禹在深谷中藏則天下之朝覲者亦難尋覓也况陽城在嵩山南將三十里箕山又在其南皆不在嵩山下深谷中藏字不可取

舜禹益相去久遠○註闕

相去久遠四字殊無義理與下文皆字不可通說况益親曾事舜繼又相禹至禹崩時去舜纔十三四年其實未嘗相去久遠也孟子於此一節專論爲相久

不久其子賢不賢之兩事耳自此句而下乃是結上文之意兩事俱各再言相當作去聲去當作之遠當作近舜禹益相之久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如此與前後通讀則文理不差去遠二字蓋傳寫之誤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信如程氏之說則外丙仲壬皆當為太甲之弟太甲乃其庶兄也嫡者尚幼故庶長者得以立也然欲敘外丙仲壬之年以明其當立之意亦須有先後之次當自長者言之長者有故始言次者今先舉二歲之弟後言四歲之兄此何說也仲壬乃太甲叔父太甲嗣仲壬而立蔡氏書傳考據甚明本趙氏之說為是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註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

孟子言宫之竒諫百里奚不諫又言年已七十所指之事亦已詳矣未可謂之無據也註文盖見孟子之言與史記所載有所不同故有此說史記言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穆姬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授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由是言之乃是晉虜百里奚以為媵於秦非百里奚自之秦也孟子言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似與史記

不同其實未嘗不同也讀此章者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為句去為去位也之秦年已七十矣則與晉虞秦贖自不相妨不必言已無所據

萬章下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註闕中原古註本無之字有則似為文備宜取集註本為正

曰郤之郤之為不恭何哉○註郤不受而還之也再言

之未詳

二郤之一必為行然孟子答萬章之問止是言交際主恭未嘗言其有所賜與萬章便以郤之為問意不相承必有斷簡不可考也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註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閒而郤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郤之

萬章一問中二曰字必有一為行者而註文今為是

說蓋指以心郤之下曰字為心度之辭然其所敘之言誠難以心度為說也予謂經文有傳寫之差其取諸民之一句與曰字相連元是一段總意合在請字之上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請無以辭之以心郤之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如此讀之似為順理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註孔子受之如陽貨蒸豚之類是也

陽貨未嘗交孔子以道接孔子以禮也蒸豚之歸正

可謂無道無禮不可引以為證斯孔子受之矣葢言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雖孔子亦受之乃是假設譬喻之言本無所指之事陽貨蒸豚之説置之可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註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直為衍字者良是去此十四字讀之上下語意方始得通前人之見未嘗及此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

隔纔一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況其秦火之餘而又累經喪亂傳流錯誤不可謂無如此之類宜有以辨之也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註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

盜亦多端豈必禦人始為真盜昏夜伺隙發户穴牆取彼之物以為已有此皆非其有而取之者雖與國門之外禦人者不同得不為真盜乎況其言論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不過極是而已夫義豈有過哉果如註文所論則天下之事皆於義之不精不密處言之然後為是恐無此理充類至義之盡與獵較簿正之類本不易知苟無實據不可謾說有惑後人也末章註云此章文意多不可曉不可强為之說此言

郤公可以免後人穿鑿之勞

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註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

註文中道而止自子思以為鼎肉之下不解一字此必有疑於經文既不以君命將之子思猶以為鼎肉而拜之於此義不能通故不說也舊説不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荅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

者以為鳴肉使已數拜也此是解子思以為鳴肉之一節謂是申明前段子思不恱繆公之意也此説大意固是但前後經文不能相接不以君命將之之下須當别有敘起前意之文如云子思之不恱也或云子思所不恱者須有如此一句在於以為鳴肉之上然後可通今既無從可考説者但當云有闕文而已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註闕

國乃諸侯疆域之稱豈能與人為友邪國本君字之

誤下文千乘之君求與之友是其明證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註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

善蓋一鄉單指一人而言盡友一鄉普指衆士而言一善士分為兩說蓋有由矣意謂前句一鄉之善士既為善蓋一鄉最善之士後句斯友一鄉之善士若與前善士同說亦為善蓋一鄉一處不能容兩最善以此為嫌故於後句中特加盡字普指一鄉衆士而

言避重複也盖不思天之賦與人善非有定則善盖鄉國天下者不可限定各處止有一人也臯陶后稷俱是同時周公太公亦皆並世未聞一處不能容有兩人也只以一家論之而有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周之八士秦之三良天亦未嘗限定止生善盖一家之一人況於鄉國天下乎但其善為衆所推尊者無論幾人同為一鄉所尊者皆為善盖一鄉所謂一鄉之善士也同為一國所尊者皆為善盖一國所謂一國

之善士也德同道合相與為友是為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斯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也今言盡友且一鄉之士或有盡能友之之理以普天下衆士之多豈能人人盡友邪天下所有之善士志操亦不能皆同相與為友蓋亦各從其類耳如長沮桀溺之徒雖孔子亦不能盡友也豈孔子之善未能蓋於天下乎註文所分兩善士皆當同說宜云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友善蓋一鄉之士已之善蓋於一國然後能

友善蓋一國之士天下之善士亦然

告子上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註張氏曰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

謂有闕文者誠是上白字之上當復有一白字異於白者言其長異於白也白其馬之白固無異於白其人之白我不知長其馬之長亦無異於長其人之長歟異於白三字乃是一段總意無此三字意便短促謂

異於二字為行者非

耆秦人之炙○註耆與嗜同

耆字中原古註本作嗜葢自毛晃於禮部韻畧中增入耆字引孟子此語注於其下江南以此為據故孟子中嗜字皆去口為耆恐非孟子所用之本字也惟從中原古本從口為嗜乃正理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註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

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情雖性之動於性亦依違無常非能體性而全善也喜怒哀懼愛惡欲此皆性之動而通謂之情者也其能動皆合理發皆中節所舉無有不善者見亦罕矣但可以為善不可以為惡惟性為然謂為情則非也下文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字正繼情字之文勢而言後又言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二才字與情字上下相連意如貫珠情乃才字之

誤也才猶材質性之本體也乃若發語辭盖言乃若其性之本體則可以為善矣故謂之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性本體之罪也仁義禮智人皆有之是為性所固有之善雖曰求則得之然氣質所禀各有不同而求者用功淺深不一故其所得亦不能齊或相倍蓰至於無筭是皆不能盡其性之本體也下章天之降才之才與此二才字情字義又全同由此覯之則情本才字才為性之本體亦明白矣

富歲子弟多賴○註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

訓賴為藉乃是富歲子弟多藉不知藉為藉甚也有所賴藉而為善一藉字寧無許意邪賴本訓善止當直解為善

則為狼疾人也○註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此以狼疾為狼病也狼疾人乃是狼病人天下之人

未聞有病狼病者況狼身受病亦有不礙回顧之處病則亦有輕重不同豈但病者皆不能顧邪蓋疾本藉字之誤狼藉言其亂也養其一指失其肩背則為狼藉繆亂之人為其養小以失大也舊說以狼疾為藉字義本是然以狼藉歸之醫者卻為未當以為醫之療疾治其一指不知肩背之有疾此為狼藉散亂之人為有此說故不能全是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〇註

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

註文專字為窒前註言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其說誠是今云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既已專定只養其小如何却能不失其大又以所養之大歸之軀命義亦不通軀命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當其所惡有甚於死理當捨生就義之際軀命亦所不顧大人所養正不在此說者於前後兩飲食

之人須當識其意有輕重彼上文飲食之人既曰人賤之矣乃是貪嗜飲食之人固當解為專養口腹矣此飲食之人方且望其無失於大却不合說為專養口腹也試通言之貪嗜飲食之人則人輕賤之矣為其專養口腹之小失其心志之大也人亦誰不飲食若使飲食之人無其貪嗜飲食之心不以專養口腹為事而於心志之大無有所失則其口腹所須豈但為養尺寸肌膚而已哉蓋欲飲食資其一身之康寧

所以保其心志而存道義也南軒曰豈但養尺寸之膚哉固亦道義之所存也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註與猶助也仁之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

助不仁處不正在為仁不力在於水不勝火之言於仁不仁之間有抑有揚以為仁不足恃善不足為有以張不仁之勢此為賛助於不仁最為甚者也

告子下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註岑樓樓之高鋭似山者

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方寸之木本與一輿羽相對為說皆其積之之多所

以高所以重單升一寸之木為高與其一輿羽之為

重語意不倫南軒曰累方寸之木而高於岑樓遂謂

木高於山積一輿之羽而重於鉤金遂謂羽重於金

而山之為高金之為重其理終不可易也此說句句

對解使自為證辭理甚明累方寸之木為高斷無疑

矣樓與山之二說無從考正不辨本亦無妨

往應之曰○註闕

自往應之曰以下至則將摟之乎學者往往解此一

段為屋廬子之言舊說教屋廬子往應任人此說為

是

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註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

孟子之言正謂寧不得食不可紾寧不得妻不可摟食色可去而禮不可棄也皆重尤重之說未見其是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註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

註昏固不足道亦未為深知孔子之兩句學者往往通指為孟子之意然經文中實無如此之言指在孟

子則近誣矣孟子明言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何嘗言未爲深知孔子哉註文本是自譏孟子之非不肯顯言而以孟子言三字糢糊説過所以致有如此之疑予謂經文實亦有可譏者雖至愚之人亦能知孔子無爲肉之心孟子以爲爲肉之言似不弘雅註文譏之可也然直以爲不足道却似涉於太峻又譏以爲爲無禮之一言謂爲亦未爲深知孔子者全爲未當

論語集註解齊人歸女樂章亦説簡賢棄禮解其次

避色亦言禮貌衰而去季桓子耽玩女樂不致燔俎於大夫無禮至此孔子遂行其行實為無禮也

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註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公孫丑三問中其事有五强謂剛健有為君子以自强不息也智乃心之知知是非而不繆也慮乃心之思慮而後能得也多聞所以資其聽友多聞則益矣

多識所以資其明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五者在人萬世所尚豈惟當世而已哉樂正子果短於此既不能自強而又無知無慮無聞無識蓋亦庸愚之輩耳所好之善果何善邪孟子之喜亦為妄喜矣彼公孫丑之問本非為樂正子所短而發也蓋不知孟子所喜之意問其為何而喜也為其強乎為其有知慮乎為其多聞識乎孟子皆荅曰否蓋言我之所喜不為此也丑復問然則奚為喜而不寐言既不為此果為何

事喜至於此也孟子復答其為人也好善言我為其
為人好善而喜也以此觀孟子與公孫之言皆不見
有指說樂正子所短之意問答語話中間本皆有為
字意脉但顯為字則註文之誤自見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註訑訑
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註文大意不差但略過人字不說義為未盡蓋自將
曰以下本皆假設苟不好善之人所言之言為說也

然有人字在上人將曰訑訑却是他人所言之言與下文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意不相貫若删去人字但曰夫苟不好善則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與下文通讀語意乃圓人字盖羨文也

四書辨疑卷十二